

重拂人間塵土

介紹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

• 方瑜 •

「金瓶梅的藝術」是一本很驚人的書，作者孫述宇先生在這本「舊書新讀」式的評論裏，拂去重重積蘚殘埃，使「金瓶梅」這本今天已經很少人認真去讀的小說，重新煥發出人意表的光輝。

書中提出很多新穎獨到的看法，讀者看到孫先生把金瓶梅這樣「年輕人血氣方剛不宜觀看」的「名著」稱為「平凡人的道德劇」，認為金瓶作者對人生抱持極認真的態度，「理性」與「道德感」在金瓶梅中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已經禁不住要目瞪口呆；更何況作者竟然將西門慶來比耶穌基督，宋惠蓮來比希臘愛神阿芙羅黛蒂，實不能不與匪夷所思之嘆！孫先生又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金瓶與水滸、紅樓並論，而對擁有衆多書迷的水滸、紅樓頗有微辭，又說大觀園中的金釵十二全比不上金瓶中的姦夫淫婦寫得真實生動、深刻有力。

然而，平心靜氣仔細讀畢全書後，不能不承認作者確實是以十分認真的態度來執筆的，單單對金瓶梅之細讀細品，熟極而流，在今天已極爲罕見，（想想八十萬字的磚頭書，書中人講的全是明末山東土腔，現代讀者幾個人能從頭到尾讀完？）而作者豐富的西洋文學修養，散見各篇，隨處可見，例如全書一開頭就提出莎士比亞作品與金瓶梅的相似處，接着是契訶夫與金瓶梅作者同喜用「艾朗尼」（irony）手法，狄更斯與金瓶作者同爲「活力多於藝術自制力」的作家，對人生同樣充滿強烈的興趣與好奇，此外，引來作爲比較的西洋名著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主與僕」、「伊凡伊里奇」、「安娜·卡列尼娜」、杜斯陀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拜倫的「曼弗烈」、但丁的「神曲」等等，作者平素讀書用心，固不僅讀金瓶而已！

「金瓶梅的藝術」，除前言、餘論之外，大約可分爲兩部份，作者根據的版本是日本大安一九六三年的「金瓶梅詞話」，首先將金瓶全書文字與情節方面的種種缺點提出來，以之與莎翁作品並論，認爲「兩者都是很多瑕疵的，不以謹慎見長的天才之作。這樣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容易不過的，但是，爲什麼不看它們的優點與成就呢？」

進入正文後，第一部分綜論金瓶梅全書的藝術成就，作者以六篇文章析論金瓶梅的三項特色：

一、寫實藝術的成就：孫先生認爲金瓶作者的特殊才能是寫家常瑣事，書中有幾十人都是細細寫出來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後來的紅樓夢雖也寫出不少各有聲音笑貌的人，却沒有幾人能有個別的生活、追求以及關切的事。想來「紅迷」對這點一定會提出強烈異議！孫先生基本上認爲水滸、紅樓的「精神」都不是「寫實的」，因此才要虛構出梁山泊上的忠義堂和榮國府中的大觀園來。而金瓶梅的作者覺得周遭當時當地的世界，就已五光十色、真切動人非常可寫，因此，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寫實小說。

二、作者異常的生命力表現爲對世界與人生的無限興趣：因此金瓶全書爲十個大小人物，沒有一

個是膚淺單調的「概念化」角色，書中又常講「飲食男女」，可見金瓶作者覺得這世界仍是可戀的，金瓶梅小說的主題雖是人生的悲苦，「但這悲苦人生的背景却是個美好世界」。其次，由於金瓶作者本身擁有異常充沛的生命活力，所以，偏見極少，能「懷着對人生的無限興趣，緊緊盯着真實去看」，孫述宇以金瓶書中出現的幾個小妓女和西門慶身邊幫閒的應伯爵作為生命活力的代表，同時證明作者對妓女既沒有壞的偏見，也沒有浪漫式的美化，即使像應二這樣一個寄生蟲型的浪蕩子，同樣博得作者「透過成見的桎梏來同情與欣賞」。

三、諷刺藝術的成就：這是本書作者特別強調的重點所在，孫先生認為諷刺藝術在金瓶梅中已發展到有高度技巧與表達力的地步，開啓了「儒林外史」的先河，可惜這種「刻劃人性」而非以「道德優越感」加以嘲諷的珍貴傳統，到儒林外史以後就無以為繼了。金瓶梅諷刺藝術的成就主要在於「有深度」和刻繪出人間事物「表裏的差異」。所以能諷刺而不流於膚淺，因為作者有同情心，並且「對人生始終懷抱很尊重的態度」。孫述宇以書中人物宋惠蓮為例，舉出惠蓮在膚淺、虛榮、淫蕩的表面之外，仍有「愛心以及自己的原則和執行原則的道德力量」，一旦遭遇大敵，這些品質就會綻放出來。因此，作者以宋惠蓮與阿芙蓉黛蒂相比，喻之為「丟到豬欄裏的珍珠」，並且認為金瓶梅之宋惠蓮這樣不貞的婦人來寫貞節，遠比紅樓夢中的晴雯故事更能「反映複雜人生」，而且「驚人、感人」。當然，見仁見智，尚有可論之處，但「宋惠蓮」確是本書極為精彩的一篇。

至於談到「表裏的差異」，其實就是一般譯為「反諷」的 Irony，但孫先生不太同意這種譯法，故寧取音譯，稱為「艾朗尼」。作者認為「大抵在文字與情感兩方面都自覺應付裕如時，就會用觀看艾朗尼的目光來寫作」，他從金瓶梅全書舉出具有強烈「表裏差異」的兩件事例：西門宅中常講佛教勸善的寶卷、變文，但講的尼姑本身既貪財又使氣，聽的人也如馬耳東風，往往變成「經卷」與「淫詞」輪唱的局面；還有，西門慶長子官哥的誕生與夭亡，一個生在富貴繁華叢中的孩子，却夭死於四

周成人的玩笑、惡意驚嚇與作弄。這兩個例子，作者娓娓述來，撼人心弦，如聞風雷之聲，真有「納須彌於芥子」的力量。

在論「表裏差異」的最後，作者引用了一個相當新穎精彩的比喻來稱譽金瓶梅的諷刺藝術，他說「這本十六世紀的早期作品，本身是頭一本非講史演義，毫無依傍的小說，好像希臘神話中的女神雅典娜，一生下來就已經是甲冑齊備了。」

綜論金瓶梅的藝術成就之後，作者開始談論書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分爲：德行：吳月娘與武松，癡愛：李瓶兒，嗔惡：潘金蓮、龐春梅；金瓶梅的命名，西門慶：貪欲與淫心。其中作者獨到的卓見是以西門慶，潘金蓮與李瓶兒分別代表佛家所謂「貪、嗔、癡」三毒。

論及瓶兒對西門慶生死不渝的癡愛時，作者提出金瓶梅特別關心的主題其實並非「淫欲」，而是「死亡」。這是與中國文學傳統大相逕庭的特色，金瓶全書細寫了許多人死，而李瓶兒的死，更讓人強烈感覺到死亡時的孤寂，因為「環繞着垂死的少婦，別的人仍舊過日子，各人說着嘴裏的話，想着心裏的事。」

說到潘金蓮的嗔惡以及她無比的精力，作者認爲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全身就散發着金瓶的氣味」，正是繼承金蓮這種類型的女性而來。

對於全書主角西門慶，孫述宇提出「貪欲」與「平庸」兩大特徵。由貪欲而生出虛榮、自大，主角的「平庸」則使金瓶全書成爲「平凡人的宗教劇」，因爲「主題既有普遍性，主角也應當具有普遍性，太好或太壞都會妨礙讀者作認同的自省。」

在最後的「餘論」中，作者認爲金瓶梅襲用的是中國文學中慣用的「一場春夢」的佈局，但表現了「認真探討人生的態度」，強調「道德感」與「對人生的關心」，是「小說家的小說」。雖然，作者並未直接說出，但已很明白的表示：金瓶梅「有品質」，堪稱「偉大的藝術作品」而當之無愧。

「金瓶梅的藝術」之出版意義

李淑芳

以現代批評方法給予「金瓶梅」如此崇高的評價，孫先生大概可說是發凡啓例的第一人。對金瓶一書抱有「成見」或道聽途說懷有「偏見」的讀者，先看看這本評論再去讀原著，當會更有收穫。孫先生用的文句非常淺白，但說的道理却很深刻。有時短短幾句，真有「棒喝」的力量，例如：作者認為金瓶全書描繪的都是人在引誘與折磨下墮落的圖畫。他說：「金瓶中所提示的苦，讀者如看得真切時，便會覺得自尊心、勇氣，以及什麼英雄氣概都不着邊際，唯一有意義的德只是慈悲。」讀金瓶梅而能有這樣「醍醐灌頂」的了悟，當時作者的初心庶幾沒有枉費！千古解人固不易得，却並非不可得，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暮遇之耳！」金瓶梅作者得孫先生如此知己，亦當含笑九泉。

自從鄉土文學的問題出現後，國內的文藝論壇上掀起了一陣熱烈的討論風氣，對文學的理論與功用有了深一層的探索，這些原都是極好的現象，但到後來却有由打筆戰而轉至作人身攻擊的，這就純屬無聊了。與其浪費時間在一個問題上作打轉式的討論，還不如轉而學習孫述宇先生的榜樣，將中國古典文學作一番「新讀」的工作。

在過去我們整理古書，頂多只作關於作者生平的探討，或書中的誤謬、版本的問題，或略有討論到書的優劣，書中的承襲或對後代造成的影響，近者則偏重在英譯的問題上，這些不是不重要，但只有這些是不够的，現代人有現代人看文章的方法，現代人也有現代人評斷事物的新尺度，如關於金瓶